

## 故园漫忆

## 晃豆腐

□于宏才

从学校毕业回乡后,在泥里水里滚爬了6年,才当上个民办教师。媳妇娶到家已经老大不小了,不过她也是个教学的,不赖。

和别人一样,生子,支锅,动起小日子的烟火。而和别人不同的是时间和经济格外紧巴,锅碗瓢盆里碰出的不是乐曲,净是些指责和埋怨。

一件晃豆腐的小事,让我和她起了变化,彼此都认识到,配合默契才能过好日子。

那是小鸟离巢第一次自家准备过年。

乡下庄稼人,过年离不开豆腐,然而豆腐好吃不容易做。全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一家有晃磨,另一家有双层竹篾做的隔水大簸箩。所以,一入腊月就要给主家打招呼排号。每年总是腊月十五过后,村里就开始晃豆腐了。大约是腊月十九吧,妻子说,今晚泡豆,明个儿轮到咱晃豆腐。闻言我既惊又喜,因为,我心里还没想到这事呢,妻子都安排妥当了。她接着又说,十几个桶也问了,你去拿回来……

去拿水桶的时候觉得很欣慰:妻子

能干拿事。转眼心里又怵,只见过晃豆腐:晃磨直径约40厘米,10厘米厚薄,估摸着比磨面的磨子小一半。其下扇固定在木头架子上,中间嵌定个脐眼照着上扇的脐心。边上凿个小圆磨窟上豆子。环磨扇一圈紧锁一条指头粗细的铁链,链端的铁饼上固定个膛空,銜套住推把上的竖轴。晃磨的特色就是转动,用胳膊推一个有弯度的推把,顺时针方向把晃磨推转到下半圈时,再用力一拉拽到上半圈推的角度。就这样顺势推一把、拉一把,晃磨便吱扭着转动起来。可是我还没晃过。

第二天起了个早,俺俩扒拉口饭,急急忙忙把一切准备停当。我像第一次握枪上战场的战士,早早地一手握紧推把,一手前托着推把,严阵以待的样子。妻子也把豆桶提到脚前,勺子里舀了半勺豆,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便把豆倒进磨窟里,又添了半勺清水,说开始吧。我紧张地推出第一下,角度不对,用力不小,晃磨别在正对面停住了,只好又拉回到原位,挪了挪脚推出第二把,这次算是推送到下半圈了,拉时没接住气,咯噔了一下没拉到上半圈

推的位置。我停下来,搔着头发,妻子在一旁窃笑,我还瞟了一下便空手舞扎着练习起来……

重新开始!片刻工夫,晃磨便欢快地唱起歌来。妻子添豆添水出了麻烦。转得快,她高举勺,瞅准竖轴转到下半圈时,快捷地把豆和水倒进磨窟里,勺子击石唧唧连响,磨出的豆汁哧哧地流淌。吱吱扭扭像唱歌,唧唧唧唧马蹄疾飞一般,咋的一声,勺子碰到推把,豆儿四溅,勺子扬起……就这样,30斤黄豆大半天晃完了。

冲刷晃磨后,妻子端起母亲送来的“花椒水”倒进簸箩里“杀沫”。长勺子来回搅了十来分钟,眼看着沫离水清亮了,接着把豆汁倒进水桶里,挑到垒着大锅灶的大场上。锅灶上早已坐上大锅,过豆渣的筛子铺着纱布架在大锅上。我说,我有力气会做憨活,让我过渣。妻子说,拉倒吧,你能过净?说着挽起袖子,系上围腰,倒进一桶,晃动着便开始了。她先搅后翻再搓挤,麻利地把豆渣翻腾得利散散干生生,一捧捧掏出倒进竹篮里……

大锅里豆汁几乎满沿,盖上大雨帽

生火烧起来。一大锅凉水,少说一个小时才能烧滚,等待的时候在锅里丢一堆红薯,大火连烤带蒸,不一会儿,人手一疙瘩,吹着凉着吃着喷着。当锅响大冒热气时,妻子手握大长把勺子,细微缓缓地搅动,防糊,防溢锅。热气一浪接一浪,锅内豆腐乳团旋转,锅滚了。熄火,盖上捂一会儿。起锅,稠糊糊的豆腐汁,一桶一桶倒进大缸里。一盆石膏水倒进去,蒙上棉布,缸周围围圈火烘加温。做豆腐是水中求财,比较玄妙,有的做得好,掀开后一缸豆腐团,几乎没水,有的是一缸清汤稀水。所以,这时候老人们不多说话,可心里着急……

做成了,做成了。豆腐脑起到铺着筛布的筛子里,掂着四个角往中间挤水,水流净后,四角一叠方方正正的,锅拍上放个青石块压在上面。妻子解下围腰,放下袄袖,走到了我跟前,我赶紧递给她一疙瘩红薯,满脸洋溢着配合默契的喜悦。

小孩子抢吃锅渣时,我和妻子一人一边抬着豆腐筛子往家走去。很可能俺俩想的是同一个问题:过日子过着也中……

## 多彩人生

## 用生命照亮生命

□王金华

《那位唱〈少年〉的“学霸合唱团”团长,走了》,看到这则消息,我心里一惊,整个身子如电流袭过,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

和刘西拉先生是有过交集的。大约是2005年,新安县教育局邀请他为老师们演讲。当时,感觉他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深深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我们都听得热血沸腾,甚至有来送客的出租车司机在门外听到他的演讲,也进去津津有味地听了起来,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信念就是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切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服从祖国安排,到四川参与“大三线”工程,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作为一个工程师,却和工人同吃同住,一起扛水泥砌砖墙,他说他的专业底气就来自基层工作。后来他成为土木工程专家、工程教育专家、上海交大建式与力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等,培养了一批批硕士、博士,获得世界工程联合会授予的“卓越工程教育奖章”。

刘西拉先生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获得了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他1981年到美国普渡大学进修,1985年他和同在美国进修的妻子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但他们选择回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美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对回国工作的夫妻,只因“祖国需要我们”!

再次看到他,是2021年那个火出圈的视频。一群白发苍苍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老牌学霸”在先生的指挥下,激情演唱歌曲《少年》。他们平均年龄74.5岁,在舞台上却一个个意气风发、神采奕奕。特别是作为团长和指挥的刘西拉先生,虽然满头银发,但朝气蓬勃,指挥时一改往日的儒雅,身子随着音乐起伏着、跳跃着,眉飞色舞,活力四射,完全是一种喷薄向上的少年姿态。当时我给很多朋友转发这个视频并且自豪地说:“我听过团长的演讲,还和他合过影呢!”

也正是通过这个视频,我才知道先生还是一个音乐家,他从小学习小提琴,曾是清华大学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2008年先生组织成立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用艺术把一群清国人聚在一起,年轻时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到祖国各地的建设事业中,年老时他们用歌声抒发豪情。就像《少年》中的歌词:“永不放弃,要燃起生命的火焰!”先生的一生都在燃烧,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生命照亮生命。

而今,这个人居然走了!世事无常,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先生屹立出了生命的高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为先生,永远念之!

## 生活空间

## 糠火

□静言

大雪天,是农家人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日子,放松放松筋骨,想想心事,大人、孩子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逗个乐。虽是清闲,手头活儿还是有的。女人猫在屋里做针线、纳鞋底、纺棉花,男人搓麻绳、剥玉米、修补家什,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女人说着俏皮话。

这时候,屋里自然少不了有一盆火。冬天的瓦屋如冰窖一样冷,水缸都能被冻裂。

火盆是最常见的,家家必备。一个大小适中的瓦盆,里外糊上厚厚的泥巴,待泥巴晾干晒透,就是一个上好的火盆。燃料多是棉花秆、玉米秆、玉米芯、干树枝……

农村人实诚,无论谁到谁家去串门,主人都会在门道里笼起一盆火。火起人聚,人聚火续。人们围着火谈天说地、评古论今,新闻旧事、道听途说……人们热热闹闹地说,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火星乱地飞,烟雾轻轻地绕,雪花自在飘。

若是自家取暖,则多用糠火。每次碾谷子,人们都会把粗糠与细糠分别收装。粗糠喂火、喂猪,细糠喂人。青黄不接的漫长春天,把细糠掺在玉米或薯干里,磨成面,做成馍馍,整个春天就有了丝丝甜味。

糠火温暖我好多年。母亲在火盆里填上半盆粗糠,用手按按,再在糠上面放一把麦秸,麦秸上架些棉花秆,然后,点燃麦秸,麦秸引燃棉花秆,棉花秆引燃粗糠,一盆糠火便生成了。

糠火没有火苗,只有温度。乍一看,上面一层黑炭,拨开炭层,则是红通通的火,旺旺的。糠火,没有烟,只有淡淡的、香香的谷香味。糠火很持久,一盆糠火能持续一整天或一整夜。糠火,既能取暖,又能烘烤衣物。火盆上架上炕凳,衣服、鞋袜都可以放上面烘干。火盆里还可以埋几粒玉米,噗的一声,蹦出玉米花,也绽开孩子的笑脸。

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糠火是我家的围场,是一盆温暖的亲情火。我们围坐在糠火旁,母亲纺棉花,父亲吸烟,我看书。

看书,也看母亲。母亲坐在草垫上,盘着双腿,右手摇轮,左手抽线,头随左手转,跟随棉线走,待线拉得足够长,胳膊伸得足够直,然后高高扬起,把线绕到穗子上。母亲的动作像舞蹈,像白鹤亮翅,我看得入神,情不自禁拍手模仿,于是我学会了纺棉花。

看书,也看父亲。父亲装烟,磕烟,吸烟,美滋滋地唾摸烟味,烟味很呛,用手扇扇。也看父亲的脸,年复一年地看。不知何时,皱纹爬上他的眼角、额头和脸颊。

看着,看着,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火盆、糠火随着父辈的年月一同远去了。

现在的家乡同城市一样,有楼房,有现代化取暖设施,然而我心中存着一盆火。每到雪天,那盆火就悄然燃起,暖暖的。



霞满天

郭慧军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

## 心灵点击

## 旷野的喧闹

□张君燕

如果害怕寂寞,那就来乡下吧。乡下人热情好客,不会拒绝每一个“外来者”,即便相见不相识,也会笑问客从何处来。

从村里走过,认识的、不认识的老乡都会笑着和你打招呼,“吃了没”“去干啥”“坐下扯一会儿吧”……不要慌张,也不要躲闪,老乡们绝无打探隐私的意思,只是想表达满溢出来的友好与亲切。“吃过了”“到那边去一趟”“闲了再扯”……回答不必具体,有问有答就是一种回应。

如果运气好——通常每个来到乡村的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乡亲们会捧出做好的美食与你分享。热腾腾的烤地瓜、嫩生生的煮玉米、刚出锅的野菜包子、外酥里嫩的萝卜丸子……或者干脆从门前的地里摘下一根黄瓜、一颗西红柿,从院子上的树上摘一个苹果、一个梨、一把青枣。乡下的土地丰盈、富饶,不管什么时候来,总会奉献出鲜美的果实。

离开人群,来到田野间或者山坡上,四周空旷无人,但一点儿也不会孤单。小鸟从头顶飞过,昆虫在草丛中鸣叫,树林里藏着许多双小眼睛,悄悄注视着你。你能听见溪水淙淙流过,清风从草尖掠过,庄稼拼命汲取土地里的养分,努力拔节生长。即使是在冬天,也并不是万籁俱寂。“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听雪敲竹,听风过树梢,与躲在山里过冬的动物们一同体验大自然最原始的浪漫。大雪覆盖整个大地,大地上依然不时传来轻微的响动声。嘘!那是土地在酣睡。

乡下的天地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你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释放天性,本色出演。不用担心没有观众,更不用担心冷场。安静一点,竖起耳朵,你会听到来自旷野的喧闹,铺天盖地、排山倒海。

## 我乡我土

## 地名背后那些往事

□庄学

冬日无事,居家日多,收拾老物件的时候,找出一份50年前洛阳地图,细细看来,对一些地名有了探索其背后的那些故事与文化的兴趣。

洛阳周边大多为丘陵,带“沟”的地名甚多,诸如张沟、李沟、下沟、东马沟,散布甚广,大眼一瞅,就能够找出一大堆来,但是在洛阳西河河北的坡地,沟壑纵横,有许多叫“坑”的地名,比如党家坑、胡家坑、北郑家坑、许坑、陈家坑、王家坑等,看了给人以低洼、深陷之感。

坑,即为地上深陷处。沟壑,即山沟。居住在沟壑里面的人们,大多以窑洞为居所,所以地图上在这些地方,标注了许多窑洞的符号。先民寻找“沟”或者“坑”居住,大概与近水宜居有关吧。

正在地图上逡巡,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图上显示所在地还有不少积雪未化,我问在哪里?说在邙岭上的“伯乐凹”。循着地图查看,依据其地形和窑洞符号判定,依然是在沟壑里面挖窑洞居住的村落。

而洛阳周边叫“凹”的村也不少。凹,也是地形低陷之处,大概率以“凹”为地名的,也是在沟壑里的吧。朋友告诉我,现在伯乐凹村人,

都从沟里搬了出来,居住在了新村,窑洞成为人们寻找乡愁、怀念过去抑或休闲的去处。便感叹世事变迁,犹如再造。人类从山里走向平原走向河畔,是迈向进步;从沟、坑、凹里走出来,视野则更为开阔,发展空间更为宏大。50年的变迁,也是我们的生活走向更加富裕的过程。

还有一处地名,细细琢磨,也很有意思。这个村名叫“寒鸦”,西南小村是“寒上”,它南边有个“寒鸦归寨”。据新安县的朋友告知,“寒鸦”是由“韩堰”转化来的,与古韩国有关,其背后的传说也与唐李世民王世充之战有关,我却感到了诗意飞扬。“寒鸦”在古诗词里经常出现,表达清寂孤苦和乡愁之思,看到它便想到了家。寒鸦,也是一种鸟,象征富贵祥瑞,象征孝鸟。《毛传》说:“富家之屋,乌所集也。”我看“寒鸦归寨”,更倾向于富贵祥瑞之意,就退思,这个村寨在古时有一位饱学之士,起名才可以如此风雅。而“风坡岭”,我觉得应该是“凤坡岭”吧。寒鸦变凤,是一个向美好蜕变的过程。

在地图上漫无目的地浏览,视线从山野转到城市区,便格外关注居所附近的地名。小比例尺的地

图,极少标示街道名,这张图却标出了一条名为“东方红路”的道来,超出了我的认知。再细细比对辨识,这条路即为现在的西苑路。

这条“新唐屯”这个地名,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它位于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西北面,一个“新”字,赋予了它特殊意义,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和国长子”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落地洛阳涧西,建在了西郊唐屯村等三个村庄的土地上,其中唐屯村被全部占用。唐屯村的农民兄弟为了国家,在一个月內彻底利落地完成了搬迁任务,整体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成为“新唐屯”人。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尤为看重,从这个角度来说,其贡献巨大。而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也将生产出来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送给了“新唐屯”的农民兄弟。“新唐屯”在红山街道,如今也进入城市区的规划,成为唐屯社区,原来的“新唐屯”村民,也成为城市人。而为我国现代化工业做出的贡献牺牲,成为他们胸前熠熠生辉的徽章。

一份老地图,留下了过去社会形态的痕迹,也蕴含着历史进步的过程及丰富的信息。50年变迁的背后,值得我们去继续解读和无尽探索。